

SHIJIMINGJIAPINJIANDAXI
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

长春出版社

王蒙等 / 著

百位名家用审美与
阅读向读者推荐，这是
一部精美的书。

真

散文卷

愛



真爱

上卷

王蒙等/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真 爱

王 蒙等/著

责任编辑:张 岚

封面设计:阿 夏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43.125 插页:4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938 000

印数:15 001—20 000 册

ISBN 7-80604-261-X/I·44

定价:49.80 元

前 言

想编这样一套名家品荐的散文选,主要是为读者计,在给诸位名家的约稿函中,我们就写到“散文出版已经泛滥到必须遏止的时候了,如果由优秀的作家每人推荐一篇好散文,并附上您写的与这篇散文相关的随笔,编辑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精品大成,当它一面世,那就可以说:读者有福了。”

从介入这项工程的作家们的来信或电话中,我们获悉尽管是选一篇散文,写一篇短文,作家们也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有的作家是在几篇喜爱的文章中筛出一篇推荐,有的作家是几经比较才确定哪篇。在推荐过程中,艺术水平是作家们考虑的主要标准,一

些所谓的散文大家甚至也不在所选之列，而一批虎虎有生气的新人却在此脱颖而出。还有的作家别具一格，居然当仁不让，学一回毛遂，自荐自家，这是一种自信的精神，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示，干嘛心里想着自己的文章怎样好，表露出来的都是说别人的文章如何如何好呢。当然学毛遂是要慎之又慎的，水平如南郭者是不可乱学的。也有的作家担心选重了与别人碰车，编者议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没关系，那就把同题推荐者的文章一并放在选文之前，事实上这类情况出现得很少，由此可见作家们往往是独具慧眼的，而较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有的评论家评价这次编选工作等于是进行了一次关于最优秀的一百篇中外散文的推举调查活动，或许由于这样看待这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有的评论家建议我们将这套书命名为“散文观止”，我们虽然愿意听到赞誉的评价，但还不能贸然从事，尽我们的心意与作家们合作，尽我们的力量为读者奉献，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愉快和幸福的，书编完以后还是留待历史和时间去检验吧。

对于作家们的品荐文章如何写，我们也是颇费踌躇的，那种司空见惯的“作家分析”式的文章早就应丢到文化垃圾箱里去了。我们想作家们是创造意识最强烈的一群，不提任何限制，完全让他们随心所欲，那就可能百花齐放了。回想起来这个主意还是明智的。当一篇篇充满奇思妙想的品荐随笔寄来的时

候，我们边读边忍不住赞叹，并促使我们形成了推荐的文章与被推荐篇章珠联璧合，相映成趣的印象，我们相信大多被推荐者看到后也会有高山流水之慨叹。

在我们所预定约稿的作家中，有的人实在放不下手中的紧活，心有余而“时”不足，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查找了一些资料将他们刊发的同类文章收入其中，这便是本书中个别体例上有一点差异的篇章的由来。尽管如此，由于时间仓促，有的不该遗漏的作家，还是可能被遗漏了，对于这套书来说，是不够圆满的，我们在这里对作家和读者致以双重的歉意。

本书篇首我们辑了关于散文的诸家论述，它们散佚在各种书刊之中，荟萃一处，以飨读者和散文研究者，除了可以免去翻检劳苦之外，还给大家提供一个阅读的参照，这些论述或精辟、或幽默、或生动、或独特，构成了一组虽无体系，但比那些八股式的体系理论还有用处的散文理论。

本书将品荐作家的介绍和品荐文章放在被推荐文章之前，目的就是让你先入为主。阅读的效果如何是由许多因素综合而生成的，好散文也不是人人都读得出真滋味的，有了品荐者的文章导引，再读原文就不会啥也嚼不出来了。为能多少提供一点背景材料，在被推荐者的文章题名之下，对他们也做了简

价。有的被推荐者也是推荐者，因为在推荐者的位置上已有介绍，在被推荐者位置上就不再重复介绍了。文章排列的顺序基本上是按照稿件收到的时间安排的，也有的文章是按照编排体例需要安排的，在这方面我们和大家一样，不受那些唯前是好的愚见影响，读者可能从哪翻起都会碰上精彩之作。

一个表层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深度文化匮乏的时代，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面临世纪之交的宏观环境，怎样经得住考验，既不去投入媚俗行列，也不是躲进小楼谈玄，而是寻求有价值的介入社会，承担起改造国民素质的责任，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不可逃避的使命。我们所能做的简而言之，不过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创造新的文化成果，另一件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堆积中以我们知识优势为大众作好筛选工作，将真正的精品文化交给大众，取代那些假冒伪劣文化，这个工作也可以叫做优选或者简化，使大众阅读获得不受侵害，不被误导的保障。这也就是在散文热浪袭来的时候，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加入其中的根本性原因。但愿这套书能够如愿以偿。

编 者

1995年2月

散文：大家如是说

冰 心：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

巴 金：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

孙 犁：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

王 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雕琢，没有矫饰，没有表演。

散文总还是真实的多，干货多的多。而在一个充满包装与大旗的气氛里真实就难能可贵。散文总是更个人也更边缘，从而更轻松，而在一种常常是众口一词地高谈阔论豪言壮语的气氛下，人也常常希望

放松一下，散文也总是更短小，适宜于一些心态忙碌的读者。如此，散文之受到欢迎也就是自然的了。

王安忆：我想《文化苦旅》至少有一种勇敢，它的勇敢在于，它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

从维熙：散文之“散”字，虽有广泛的包容万象之意，但它排斥语言垃圾和陈词滥调，而在求真中觅新。

方 方：很久前有人问我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小说，我说：“怎么舒服怎么写”，这就是一种随意，对写散文，我仍得这么说。

邓 刚：坦率地说，一代代一本本教科书上始终牢牢印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使我感到惊讶。那古董一样古气沉沉的文章在当代鲜活的生命面前奉为范本，我个人不太以为然。

史铁生：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散文正在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

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的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叶兆言：散文是一块老生姜，越老越辣，越老货越硬。如果用武侠小说的字眼谈散文，散文最适合衡量作家的功力。

我很不喜欢杨朔的散文。

叶文玲：散文愈来愈幻化成一个曼妙的“人”，淡淡装，天然样，令我倾倒；她的恬淡、宁静的美学境界，她的可以直抒胸臆的无拘无束的自然天性，都使我获得了难以言喻的欢乐。

冯骥才：散文是无所不能的。

刘心武：心头有了“一闪念”即可坐下写散文，无须“腹稿”，好坏，可就全凭缘份了。

刘恒：真能救命的，只有笔，只有笔力，还有便是天数了——这是一切文章和一切文人永难逃脱的宿命。

刘庆邦：作者交出一篇散文，同时把作者心灵的缰绳也交了出去。人们看罢一篇散文，等于顺便把作者也牵出来

遛了一遭。

池 莉：上帝在创造人类始祖亚当的时候，在他完美的身躯上留下一个缺点：肚脐眼。假如没有这个缺点，亚当依然是神而不是人。散文便做肚脐眼如何？

朱苏进：散文是自语，用自己的口说给自己的耳听的。所幸者，是万千人儿都爱听到别人的自语。

汪曾祺：老年人文笔大多都比较干净，不卖弄，少做作。但是往往比较枯瘦，不滋润，少才华，这是老人文章一病。

李国文：读好的散文，如在虎跑喝龙井，能得天然韵味。

李蓀葆：散文是含情量很高、易写难工的文体，因此许多大家在熬白了双鬓后又去专做散文了。

苏 童：一直认为散文是一种闲适而美好的文体，对于我来说写散文显得很难，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缺乏那种恬淡温和或忧患深沉的心情。

肖复兴：我看散文，看真情、真性、真人。我写散文，写真情、真性、真自己。

何士光：一种“散文”是自由地碰落出来的；一种“散文”是动

了“写”的念头之后，是串联起来的；一种“散文”是有了“写”的目的之后，去编制出来的。

何立伟：我以为散文是一种最随便、最不经意，于是也就最为放松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色就是家常风味。

余 华：写作活动本身是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当我们对某一个时代的回想，或者对某一位亲友的记忆——这样的题材常常出现在散文中——我们能够获得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受吗？我们能真实地写出这位亲友而不带丝毫偏见吗？

陈 村：据说，狗在走远路的时候，每逢拐弯必撒点尿留个气味。

张承志：散文也许是我的一种迟疑和柔盾的中间物吧。

张 炜：写散文不能“专门”化，它应是情感被逼到尽头时的一次吐露。天天被逼到尽头，专门倾吐，这不可能。

张 洁：写散文不必去关心散文怎么样，散文怎么写。

张抗抗：散文真正的大忌，是平庸。

迟子建：散文是可以让作家讲真话的最恰当的文体。

阿 成：散文的范围，应当是大而无边的——这在于它有能力包容整个世界与生命。

宗 璞：希望散文世界中不只有真情实感，美丽画图。还要有议论。

赵 玫：散文的写作，是一件既美丽又疼痛的事情。

高晓声：我作文有极大的随意性，故事性差，结构亦不大讲究，一瓢水落地，任它南北东西流淌而已。

梁晓声：散文尤其需要为文者有文人的性情，心智和灵魂——目前，中国之文人普遍缺的是这个。

贾平凹：空门并不易名，难得是一颗平常心。大而化之，又举重若轻，散文里应该有智慧。现在人理解散文，似乎就是那一种抒情文章，其实读古今一批散文大家的作品，方知抒情散文在他们的创作中比重十分之少。

莫 言：所谓见真性情的东西，一矫揉就完了蛋。

格 非：我总觉得散文作为个人阅历、经验、智慧在语感上的折射，是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适合的体裁，并不是年轻人可以随便写好的。

铁凝:散文是心灵的一片牧场,心灵就是这牧场上的牛羊。

韩少功:散文最平常也最不容易写好。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心灵本身是否具有魅力。

斯妤:当我用语言文字捕捉我的感受、体验、认知、想象,并且将它们编织成形、艺术地再现出来时,我才体味到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价值,同时知道这是我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最好方式。

柯灵:寸楮片纸,却足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学的亮度。……

物质贫乏暴露社会落后,精神贫乏表示民族衰老。一切文学艺术产品,在商品社会里,自然要入市场流通,但艺术无价,灵魂无市。

美哉人生,美哉艺术,妙哉散文。

余秋雨: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自主首先是一种心态的自立。我对散文的范畴理解得相当宽泛和自由,不赞成把它引入那种编造事端、设计主题、铺张情感、堆垒知识、展览文词的僵硬轨道,并认为这样的轨道很有可能把人引到矫情、虚假、背离生命本色的苍白境地。

谢冕:在文学这个领域,自由对散文的恩惠比任何文体都

多。……散文的精魂是自由，散文的天敌却是规范——不论这规范来自朱自清还是徐志摩，来自丰子恺还是周作人。假如说散文是天国，这里却不存在一体遵从的神圣。

文体的自由意味着写作的并不自由。无规则可循的创作好比是海上的冲浪运动，那里的每一个浪头都可能是陷阱，也都可能是机会。

雷 达：我们为传统散文模式因缺乏与当代人密切的精神联结而失去魅力，因而散文必然面临大的转折。新的散文须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合，二是渗透现代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三是继承传统，转化传统，创造新的语体和语感，新的节奏和表述方式。

苏 叶：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固若金汤，柔若水。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亦可以满地藻荇，庭前月色空明。散文委实是迷人的。“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谁有公孙大娘的一手好剑？

周 涛：一、决不按照现今的一些散文家、尤其是散文泰斗的样子写散文。二、现今的散文已经死了，真的散文正在将生未生之际。三、散文和散文界没有什么家庭关系。四、没有议论便没有散文。五、不崇敬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不喜欢三毛、席慕容的散文，中外真正的散文大师只有两位：中国鲁迅，外国马克思。六、散

文是思想的美丽的容器。七、散文还有一个任务：以个体的清醒态度，与现今遭到更大环境污染的语言混乱作顽强斗争，并进而奠定全新的现代汉语。

杨 牧：使用白话文写作散文，要催化素材，发现好的“完成的内容”，要把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艺术化，提炼为可以怡愉心神教谕灵魂的文学，岂能不刻意经营，熔裁剪接？在这经营过程中，引车卖浆者流的声音是我师，古人刻意声音是我师，甚至西方文字中其尤为骇异的声音也是我师。承其三者，浑化之，搅拌之，过滤之，沉淀之，终于变成我生理的一部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或抒情，或说理，发语遣辞运用自如，缓急合度，高下皆宜，这才是我们理想的散文。

余光中：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成下列四型：（一）学者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作者。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羨且敬。（二）花花公子的散文：学者的散文到底限于少数的作者，再不济事，总还剩下一点学问的渣滓，思想的原料。花花公子的散文则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至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三）浣衣妇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

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四）现代散文：近些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且援现代诗之例，称之为现代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

子 敏：聪明的现代人很容易看出来，梁启超跟朱自清，思想是成熟的，情感是成熟的，写作技巧是成熟的，但是语言的运用并不十分成熟。论思想的条理，论情感的真挚，论写作的技巧，他们的文章是好文章；论语言的运用，他们的文章就不能算是“好文章”了。

白话文应该接续胡适之的传统，开始从黑白进入彩色，从平面进入立体，从清水进入结晶，从“无声无色无香无味”进入“有声有色有香有味”。

萧 乾：我的文学观是崇尚真实。对散文更是如此。散文是越自然越好。

我对语言是比较重视。但我不是要精雕细刻，而